與愛同行

時光流逝,瞬息萬變。在我成長的歲月中,有許多人陪伴著我,含辛茹苦的父母、誼切苔岑的朋友、慈祥的外婆、擦肩而過的陌生人,愛包圍著我,使我在成長的漫漫長路上並不孤單。

印象中的父親總是沉默寡言,一臉嚴肅,對他總有距離感。寒風襲來,我摩擦著小手,盯著櫥窗,熱氣模糊了視線,我依依不捨的離開。坐在麵館中,我吃著熱騰騰的麵條,發現身邊的位置只留下了厚厚的羽絨服,我不以為然,只當他早已吃過。過了一會兒,碗中的麵條早已見底,還是沒有見到父親的身影,心中湧動著一股莫名的煩躁。等了一段時間,父親終於回來了,我氣呼呼的直接走出了麵館,父親急忙追出來,而我的眼前突然出現了一隻毛絨絨的粉色兔子玩偶,我欣喜如狂的抱住了玩偶,那正是我看過無數次卻又不捨得買的。父親拿著還未來的及穿上的外套,拍了拍他的肚子,手被凍得通紅,雪花落在他的頭頂,臉上漏出淺淺的微笑,我一蹦一跳,玻璃倒映著一大一小的身影,一前一後的走著。父親的愛是無聲的,總是默默的陪伴著,用他佈滿老繭的雙手撐起整個家,他不曾言說的寵溺,藏在時間的褶皺裡。

剪斷的臍帶,怒摔的門,我用一生在跟她告別,她卻用一生在跟我說路上小心,她的愛是小心翼翼的,卻又那麼的偉大。"媽媽,我難受。"夜晚中的我突然發起了高燒,口齒不清的呢喃著,眼皮沉沉的,就這樣閉上了。我趴在她的背上,不知她那單薄的身體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力氣,她一步一步的走向前方,馬路上早已沒有了任何車輛,只有那零散的光照亮著前路。"我不用你管。"這是我最常說的話,也是刺向她最鋒芒的刀刃,在夜深人靜的深夜,她總會默默的流淚,早晨則如同無事發生般,為我準備美味可口的早餐。只要我需要她,她就一定會站在我身邊,無論我是優秀還是平庸,在她那,我永遠是她的驕傲,她總是義無反顧的支持著我。母愛如水,灌溉著我荒蕪的心;母愛如舟,揚起驕傲的船帆,指引我回家的前路;母愛如岸,是我心靈受傷後停泊的港灣!

總有人笨拙的想把所有的愛都給我,他們的思想封建,卻以老一輩的方式愛著我。我的家鄉,是一個很偏僻的山村。有一次,外婆打電話詢問我的近況,我聲音中夾雜著些許哭腔,說:"外婆,我想吃您做的包子了。"她便在第二天拿著一大袋子的包子出現在我家門口,我眼淚瞬間嘩嘩的落下,抱著她痛哭,她輕輕的撫摸著我。她只因我的一句話,便跨越了兩千公里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,她普通話並不流利,難以想像她這一路到底有多麼的艱難。她的愛很笨拙

卻又異常的溫暖。

友情是李白汪倫的"桃花潭水深千尺";是王維元二的"西出陽關無故人";是伯牙子期的"高山流水遇知音"。朋友是流年裡不可或缺的連結,在茫茫人海中相遇,或許是一個,或許是一堆,同時也是自己選擇的家人。或許選擇的前路並不相同,未能時時見面,卻能時時惦記。是疲意生活的解藥,是隨時能注入的活力劑,是在深淵中伸出的雙手,重重迷霧中的微光。他也許只能陪你一段很短很短的時間,但在這段時間中就是那救贖的光。朋友的愛是純潔而真摯的。

愛無處不在,而他們的愛是最無私的。疫情期間,勇敢的志願者;地震時,無私奉獻的捐贈者;默默奉獻的無國界醫生;義無反顧沖向戰場,火場的無名英雄;嚴守崗位的邊防戰士。還有許多許多默默付出的人,才讓國家、世界充滿了愛及溫暖。

我在愛中成長,愛與我同行。